

江戸雑記

三篇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江戸繫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項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貧人處士。一小命分也。爾貧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湊々。四遠

姜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飾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術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唱道靈寶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插之靈杖
杖所刺即抽泉如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唱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閔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號旗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閑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來狐之尻珠八大四

面狸之羣丸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関西魑魅水虎屍
鬼首級一欄内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壇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越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曰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曰
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謔我奪實彼擣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扱之顆々拈珠直向大般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蟄龍冲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文然
珠落覆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道真
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洲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越星捲潮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臺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梆子响處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獨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刮剝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來出那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速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機輪西壁而箇好漢念爭賭關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撫刀迎杖尾棺廢寺罵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營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搦倒
陸虞候鼓急笛曉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蛾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鞦
鼓牡丹驟開破次超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関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置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龜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兩々兩々，開帳窮畧終無，遲閉信宿中又爲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是柳妙矣，豈得非予神文靈筆類近前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以其炎生笑曰：善哉，已收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容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爲主，善哉，稱其容人，居士亦駕其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放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胼胝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無論杖者亦從在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攔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一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裡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入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罔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腕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兩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輶車上倪偶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棲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兼鑊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竿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姝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貪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貪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頰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諱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耳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帛鋪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思妙案魏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十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戛天人
之狂譟互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拔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賄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
魂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憐。凜々赫赫，名聲史收，跡
戲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
右干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
蓋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篳妓女錦木、拋翠
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楮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喝扮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
唐犬、鐵棒、鶴鴿等，踊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徃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巷爭、於戲、刑政
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尚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
冰道水、膽大、兵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嚶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商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土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爲肩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更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へ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へ音同屁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ヒラ忌蓋在
此缺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五郎 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縫皆裂渾身青龍瓜攫鱗突
八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捧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未
々往々板捧纏蒙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而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手麾氣急，喝道：「歇！歇！歇！看我面，且聽吾一
句。」兩箇焦燥，怒氣為籠，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戶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欄八，皆叫止。
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摔
右扭，又捧又板，又又又鈎，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
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摔開，扶什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必于彼此間為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暗雨不均，借酒樓為好會
所。請方子真臨子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場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生出
毫席揮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
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西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捐前怒，結好為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以
故獻酬間風止濤貼與千以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玉手拍手表信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踊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霞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影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
齧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闢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遶三頭一遶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外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間近日書畫會
亦多忿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翳長袖者比之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盆卉數
種養玉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線

都俗謂子坊新道柄袋之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鬢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近日女人以鬼脚換眉刷色々排香蓋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墻
也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鏡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膏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瀛

可_レ愛_レ往來_二有_レ貨_レ商_レ談_レ笑_二有_レ幫_レ間_一可以_レ歌_レ河_レ東_一閱_レ春_レ本_一
樓上_二扁_レ春_レ如_レ海_一三字_レ幌_レ掛_レ翠_レ枕_レ拈_レ錦_レ宰_レ予_レ晝_レ寢_レ莫_レ人_一
誅_レ之_レ久_レ矣_一吾_レ衰_レ不_レ復_レ夢_レ本_レ妻_レ真_レ是_レ枯_レ楊_レ生_レ花_レ虛_レ雪_レ歷_レ
梅_レ老_レ當_レ益_レ壯_レ不_レ使_レ少_レ年_レ樂_レ之_レ可_レ親_レ外_レ築_レ如_レ此_一一_レ月_レ養_レ錢_一
百_レ貫_レ不_レ帝_レ是_レ非_レ此_レ繁_レ昌_レ地_レ焉_一能_レ築_レ得_レ太_レ平_レ之_レ澤_レ春_レ如_一
海_レ兵_レ開_レ近_レ日_レ外_レ築_レ之_レ盛_レ不_レ但_レ素_レ封_レ豪_レ賈_レ鋪_レ丁_レ額_レ猶_レ青_一
能_レ築_レ養_レ焉_一况_レ乎_一往_レ來_レ伴_レ頭_レ乃_レ至_レ下_レ等_レ不_レ能_レ別_レ築_レ徑_レ就_一
其_レ家_レ養_レ焉_一用_レ樓_レ當_レ宅_一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弄_レ妾_レ擬_レ妓_レ或_レ一_レ女_レ遇_一
五_レ男_レ取女輪_レ流_レ課_レ日_レ考_レ之_レ字_レ書_レ黜_レ字_レ即_レ是_レ慧_レ彼_レ小_レ星_レ三_一
五_レ在_レ東_一一_レ人_レ直_レ輪_レ當_レ夕_レ而_レ往_レ自_レ以_レ爲_レ快_レ酌_レ三_レ盃_レ飽_レ專_一

一_レ宵_レ便_レ拋_レ碎_レ銀_レ子_レ命_レ酒_レ令_レ肉_レ酒_レ肉_レ未_レ至_レ間_レ相_レ與_レ倚_レ樓_一
欄_レ而_レ歎_レ指_レ天_レ而_レ誓_レ願_レ世_レ々_レ爲_レ夫_レ婦_レ忽_レ聽_レ雨_レ滴_レ來_レ低_レ々_一
叩_レ扉_レ妾_レ提_レ耳_レ蹙_レ頰_レ嘆_レ一_レ口_レ氣_レ鼓_レ舌_レ曰_レ壞_レ矣_レ那_レ話_レ未_レ那_一
話_レ來_レ君_レ請_レ須_レ更_レ避_レ那_レ話_レ醜_レ則_レ醜_レ却_レ箇_レ千_レ金_レ子_レ弟_レ欲_レ奪_一
先_レ與_レ賣_レ些_レ倍_レ話_レ爲_レ避_レ爲_レ匿_レ急_レ把_レ某_レ推_レ納_レ後_レ邊_レ壁_レ櫥_一
參妙某_レ不_レ得_レ已_レ而_レ潛_レ焉_一妾_レ迎_レ客_レ上_レ先_レ所_レ命_レ酒_レ肉_レ亦_レ適_レ至_一
乃_レ疊_レ手_レ累_レ膝_レ軟_レ語_レ温_レ存_レ雜_レ以_レ戲_レ謔_レ一_レ盃_レ互_レ呷_レ一_レ齋_レ同_一
掌_レ指_レ天_レ而_レ誓_レ願_レ世_レ々_レ爲_レ夫_レ婦_レ某_レ在_レ閣_レ中_レ屏_レ息_レ聽_レ之_レ氣_一
惡_レ腹_レ急_レ摸_レ來_レ摸_レ去_レ要_レ索_レ寸_レ容_レ光_レ視_レ常無欲可有_レ物_レ觸_レ手_レ欲_一
急_レ縮_レ早_レ被_レ物_レ伸_レ臂_レ扯_レ住_レ某_レ吃_レ一_レ驚_レ猶_レ能_レ忍_レ聲_レ物_レ便_レ低_一

言密々休怪我也我也某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懲羹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正是明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階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姬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抉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蓐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姬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于野者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着時觀竈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搗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翁每日疲，女每夕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醉？
嗷々一夕，又罵，又罵，客不堪，悄悄下梯，纔抽身去。

天趣笑畜
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學娜，眼涼頸拔，并許始過蛾眉，早剃，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子規叫雨，貼坐，臥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為親鬻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兩，梨二兩，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兵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揮，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刷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樞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豎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桁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鱸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迸，碗跳劍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側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沂過，倏見伴頭，商家通例未代舖相見伴頭受其罰者並早代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攢出，又見戴妓一舫直走巨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間，左右數

入叔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大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城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未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窄雖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麀之萬艘至穢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儻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被脫上岸魚肚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敵之昔者北條氏麀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十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招帖翩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子履万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無實先生遂去
君子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其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何貪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街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目惡，諺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僮檢點鬼冊，而在突然問曰：徂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々々。極本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覩天日，已數十年。此輩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無用書、小說俗語、俱雜本而而他倒、爲世所珍、一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及其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僕原來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也、須拜且撮英注、標故且抽萃錄、傍故細故、密銀朱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旦夕所能爲也、故印之、筒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屑手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笑曰、其々早拭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矣、寶藏經唯寶之空、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爲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戩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用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無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無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者他繁昌記諧
謔猥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圖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粥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々何言反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容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誦之主人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殘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冑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夫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滄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帳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為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為急何違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紊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恐不住火發心頭唱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遮攔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兀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鐙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葺于

目下樞杆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時相連高樓
臺榭縮總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拔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無數星散臘脂舖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鷲羣盤舞果知
其下有幾爨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入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有桃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獲梅林。揚州名海林者多，昨日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乘鶴近而目黑遠，而太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首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者，那增本樓上。破館在于品川，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削，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貫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鑿道曰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講

小戲，場善，與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菜高百爾。

爭席鬻物，正面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鑿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炮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技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夾囊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委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
食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脚字走餘蔬透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敲錐碎之即葉合
之末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小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指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斷之我五汝六射其枚數中者噉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蘸焉鍋沸烟馨一串

貫四文文行忠信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言詩已百兩

牌目推占前知見著龜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如好德者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桃花連錢泥驄戴星

泊藥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焱迅紅星恰飛

往回中繩周旋中規鈎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斃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關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栽碧風佩鏘
々扁鏡炯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墻額面玉西施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畜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碌々焉瑰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儉父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肱之低聲曰叱密亦洩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雛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女
龜潛束笛累鼓簾剪春祭織秋鬼面擗孤面妖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錦外也本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嶺憤杜預曰憤齒上梅幸者尾上菊五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楷紅措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蕪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措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招裏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乎演史乎口百
眼口八人藝于晝于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閣場
其家檐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與設座方一筵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
瓶畜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剃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折帕大如拳一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醜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僞語為鄙假聲寫
倡虛怪形鬼莫也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刺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曰中入
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鬮鬮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鬮三枝僅池照葉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如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刺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闋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蕊着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處觀者眼眩神奪一口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譟爰雙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幟大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頓減

夜蓋深矣遠々聞得叱吃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
步荷蒲席啣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
也繰出双柱狐皆化爲人席交拱宮火變提燈竿化
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
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
細別懸下一大蘭金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
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嚶々訴
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洩朧月收輝
顰印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大鬼首鮮血
怒眼裂點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鬘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
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屏障內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
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
一叟至馨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
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
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
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
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詭一
詭宜洗餘困叟道則佳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僕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
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
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
婆々，婆問吾翁在，子猴道在，主唱啞道，爺尚陽勞
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且偕歌，請姐亦和三線調，
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吼權，
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互
歌代和，漸漸速，徃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
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濁，稍濁弦，繳聲還主，
人道與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
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
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
糞一條，開溝流穢，廢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
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趁酉牌上鑰，儒犯工商，紛
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闌婦歸早尼返揖
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
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
噫矣曰聞輿利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
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
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
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
決不至餓是我貪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
日緣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人也矣哉

德政聞初姦商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
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刑也快矣堯
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
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
年逆祝逆祝遇賊緝索都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
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太平
之習貪道發願庶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
間壁有聲啾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百
兩買一外恃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
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翫優之上方留
剔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賤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而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賑芝翫是江戶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算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盡滌也

數北團負兒抱穉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北等呼住即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北道食御救米身久一貫難
上牙如遇撿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到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廁叫酒北願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鏡叫聲錫々北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挽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仕長曰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住某侯家誕々
其實其高外妾且不似侯妾面目那幸皆白藉皆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胤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算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目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々焉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率果免身本鄉元坊
生男實在大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子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妬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頰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二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征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若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癲癩治癲癩癲癩意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酣主人擔空籃歸叱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鄉買鯖出一擇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曰昨之
 今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叱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擢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戶曰怒
曰奚自曰自橫坊坡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癢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通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曰坡舖誰曰那日算賃商耳偶黃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鱸炙又傾耳朶曰
好響河漏画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大起盲等
周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擔兩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監名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矣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謂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乘變下手這

般商賣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窮寒酒廝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々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决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粧何一句我進退亦谷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誠借令延十年償决
不欠一文曰然豈謂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謂行方物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晒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乎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槩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知千載之下使頑
 夫庶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
 分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遂立門抗疏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札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
 盍適其來仕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
 者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矣
此亦理也矣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俛三
十年來不俛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俛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久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聽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為未下手耶
猶為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為草莽期死簞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為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稽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為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干事不為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四十一
以為繼絕興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奏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忽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畫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驅身之龍鍾來乘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兵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响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焉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無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晝而鱣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喉雜精
效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思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矻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袖手尸職唯責宿

貨唯貪樽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為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己。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間耶名主，耶殆魚，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臧，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貨入。」
新貨居者，創送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唾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未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